

唐
琳
志

地150-263

34

24

藝文志

碑記

明

科貢題名碑記

焦希程

唐邑古廖國之墟仲山甫世居之地而申謝之間
 也是故賢才代生夙稱名郡李唐接厥山之義始
 以名州明興之初以茲地當戎馬之衝付厥政於
 甲冑之臣凡學宮之建皆蒞事者之所經始予嘗
 遊覽其間得以考見彼蓋不能無意存焉望神有
 作文教日新迨我皇上道化洋溢鄙人士爭自濯

東坡志卷九 藝文志

一

磨若科與貢蓋彬彬焉然而世遠人亡難于諮詢
 姓氏不可不紀也夫尚友之士始于一鄉苟鄉哲
 之弗聞何尚友之足議則題名豈司政教者之末
 務哉顧茲學宮僻隘有司者恒傳視焉夫日與髦
 士揖讓其間恬弗為念矧能悉心于既往之鄉哲
 哉歲乙巳高陽董君執中來知邑政威惠流布政
 通人和乃于學宮購民居以闢其隘高棟宇以偉
 其觀諸凡墮闕罔弗修興躬誨諸生昕夕講授於
 是監題名碑于明倫堂左其姓字註其履歷復虛
 其左以俟將來乃命諸生貢士寅來謂希程曰
 是希程聞而嘆曰茲可以觀政矣乎夫治助于

成子則匪實非風是爲教衰會是以其政不修
邪哲知行交勗體用無岐皆非可以僞爲焉者而
諸生日游衍乎是碑之側豈不相與指而稱之曰
某也才某也賢某也仕無負于所學無愧于茲座
無忝于科且貢焉而吾可弗若是哉其或有弗譽
者亦豈不從而議之匪徒議之且有詬耻之者矣
又豈不慨然以思曰吾他日之出也將以題吾名
於茲焉後之指吾名者抑多矣則吾繼自今可弗
自愛乎夫若是而後作碑者之心慊矣然則題名
豈司政教者之末務哉若夫睹登名而心忮觀履
歷而朶頤馳志于聲利之場而失步于大道之軌
則非惟爲是碑羞而實爲有司憂二生曰是可以
復吾主司矣遂書以弁之

重修儒學碑記

李長春

余覽唐邑志士生其鄉務稽重禮有先王遺風明
興科第屢不之獨學宮歲久傾圮鐘簴委于草莽
又汙萊塞戶官師無所棲泊甚之沿襲樸陋生鄙
之不主而尙像也從祀之不庶而同堂也視典則
蔑如矣萬歷辛丑黃侯以博陵學正被命而來
徊廟下輒慷慨語曰此余之責也遂集諸弟子
庀材鳩工克期從事釐正廟制易先師以木主
從祀於兩廡釐然與之更始庶前爲戟門又

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環爲三汲榭
上與紫玉諸峯相接廟後爲明倫堂
博文由齋而東曰義路論訓三舍置焉是爲左儒
門右翼以齋爲約禮由齋而西曰禮門名宦鄉賢
省牲三祠置焉是爲右儒門並堂而左則爲敬一
亭並室而右則爲啟聖祠堂後爲尊經閣閣之上
藏先師遺像蓋像祀久遠不忍瘞之地下爰是以
藏之閣旁爲堂兩楹籩講有舍庫廡有所諸如射
圃亭題名坊俱如制資費而帑不損役興而民不
勞哉真能吏哉余聞之歐陽子有云古者致治之
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又云盛美之事須歷久而後

大備自昔建學若斯之重也當世樂因循而憚改
作稍涉征繕輒逡巡卻步惟防民口弭官謗卽郵
傳津梁悉置不問何有于孔氏之門哉侯之此舉
非強有力弗能辦矣諸士抱遺經而升新黌寧謂
侯之意僅僅于廟貌已哉士能借外境以返內觀
爭自磨濯日新其德與學宮同恢廓則克副開新
者之微指耳侯雖以政術稱乃其學有根底見有
獨到若所著述哲如也今治唐五載志潔而今明
才裕而事集修廢舉陞治聲流聞上下不啻學宮
闡也則其可大書特書者此亦其一斑哉余因其
請而爲文以紀之侯諱茂號完樸蜀之富順人萬

西舉於鄉

敷文書院記

李長春

蓋黃侯之言曰不佞初至唐而權採之使旁午於道應之弗遑也及稍閒進諸生語曰今制邑台得領諸生爲師師謂能談說經術揚挖藝文以用切劑也不佞雖寡聞乎願與諸生更質互訂取仕學之義而紬繹之顧安所得善地而游息耶已謁文昌祠于邑治之東觀其前列紫玉山左繞桐柏渡崧嶽洶涌若爭吐瑰奇于几案者不佞迺命工葺理之僅移性塗塈已耳比掘地丈許得一石鑲曰仙音樓石下覆一盃丙書狀元及第不佞始瞿然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四

驚輿然喜曰茲唐邑人文炳烺科名赫奕之徵乎繕治曷可已耶遂闢扉而入庀材鳩工爲堂曰大雅左與賢右育才堂後隙地構亭其中曰蜚英雜植諸花卉實之距亭十數武巋然南嚮者文昌閣也由閣而後爲堂曰錫類旁置高明中庸二齋拱若兩翼循齋而後迺執經弟子謀建靜正堂一區旁以洗心堂佐之蓋命工之初卽與諸弟子員約吾儒事業原從心始聖人以此洗心神明其德今諸生日萃于中衷搏盤辟取六經四書講其精義焉幸無讀非聖書與百家言以亂正學而犯時禁令俊髦之衿掛讓彬彬如也

也。其與中原之藝苑爭爲雄長矣。惟其出皆
井丹專置顏其楮曰敷文書院公。其後出之。余
惟書院廢。令不與士治久矣。不知令製銅者。其
令以才而復輔以學。是猶美錦而以五采增
繡。何美黃侯斯舉。倘亦有元黃粉藻之思乎。聞之
天宮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昌之爲言。明也。
盛也。大也。雨粟泣鬼。鏤石篆金。名曰文字之昌。倚
馬吐鳳。月露風雲。名曰文詞之昌。石渠虎觀。萬卷
五車。名曰文籍之昌。其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人士貢舉
名與祿實。掌握焉。其降神在蜀。而著靈則無所不
在于右文之世。大有功也。黃侯以蜀人而爲唐諸
士。徼於神。余知於嚮之應。視昔當益赫昌大文明
其未艾矣。乎余曩知貢舉。與有造士之責。故願諸
生共淬勵之。以成黃侯作人之德意云。

郝侯去思碑記

邑令親民之職也。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得人而民
被其福。匪人而民罹其憂。任是職者不可不慎也。
我大尹郝侯籍順德廣平。蚤歲讀書。奮庸科目。來
宰唐邑。宅心兢業。嘗謂政教之舉。端在乎治民事
神而已。如農桑所以養民。則必勸課之學校。所以
教民。則必作育之。剖斷讞獄。而民不稱冤。嚴嚴

符而民知畏法慮民力之勞佚無時也則建德以節之移民之歸附無棲也則推懷柔以綏之此治民之政舉也崇飾

文廟必華采而閎麗侯則曰無苟作也修整垣垣必堅樸而崇厚侯則曰無苟費也此事神之禮舉也五載之間教行政成邑里晏然四民各安其業鰥寡孤獨各遂其生侯于子民之職可謂克盡矣千循良之選可謂無愧矣惜以艱去唐之長政輟臥轍而制不可迺思所以志不朽者願予記之而勒諸貞珉予嘉唐人之誠且樂道人之善嗚呼都河洛而思禹功食五穀而慕先德侯之政績在人

耳目今其去也非侯之不幸實斯民之不幸也斯民不幸則思思則謀不朽而勒諸石蓋以思之所存侯之所在也余不才爰述侯績而著之以成衆志而俟輪軒之採復系之以銘銘曰

赫赫郝侯不剛不柔敬爲德輿仁義是道持身恭儉不競不絀六事修舉治教居尤不事矯飾砥柱中流揭虔露誠敷政優優馳聲四境童叟歌謳較之往昔循吏同儔太史採錄特書芳休繼今作以宜紹嘉猷

王公去思碑記

馬之

宛東之國唐爲大然唐故多瘠土民田或兼

歆方不能任賦稅自正賦外益以餉遺電饋且三
倍而婦子日嗷嗷非心剜肉矣紳士雅多植樹膠讓
之習里中豪恒武斷任俠甚或調刺以持短長言
劇孟郭解輩時不乏人蒞茲土者傲傲以擊斷自
獻身淵照煦以市恩又虞委轡自非酌寬猛之宜
而妙競緣之用奚能居見德而去見思哉歲庚申
浣黎王侯以甲第高等來縉邑符寸鑲鉢錙之美
不以溷催科鈎金束矢之微弗以汚棘木威伸拔
薤則隼罔肆于乘墉明並燃犀則鼠靡容其穿屋
使蒼黔黃白之衆汨汨若飲清冷而胥吏伍伯之
竊凜凜如負霜雪狂狴唯謹萑苻不驚保伍時嚴

金湯自峙曾不期月而謳吟贊頌之聲洋洋徹四
履至蒿日加賦之苦手自削牘三請于臺使者尤
不啻雒下之痛哭監門之繪圖勞止獲康伊誰賜
矣壬戌上計于天官曹謂循良異等不宜久滯此
彈丸地遂以繁調秦之咸寧唐人士皇皇走板當
路如失慈父母疏上得復留實出異數而咸寧人
亦復上章扳臥至軼其車不得發古所稱潁川士
庶伏闕而借寇恂乾鳳黎民遮道而爭杜衍庶幾
其再見之復蒞後章程既定心志攸同無假戴星
之劬長享鳴琴之逸日惟與

夫神雀五鳳間號多循吏考其行非有殊尤也
之奇不過撫綏勸課吏習民安已耳卽羊叔陸
汨于峴首朱邑留祀于桐鄉益州繪祠于眉山醴
泉祈諸于佛寺亦惟是深恩濂澤膠結而不可解
遂至千古豔爲美談以今觀侯之治唐與唐人之
戀戀于侯者其感孚淪浹之深豈不今昔同軌耶
侯復以入計行適當內召將拓其治一邑者以及
天下唐固世世在覆露中卽傳治唐媿績以長爲
理縣之譜唐之疾苦其亦永有瘳矣邑人士建祠
肖像以志侯去思特徵余言勒貞珉余亦得藉手
以稱惇史寧僅唐人之厚幸哉侯諱文清山西寧
州人已未進士

大中丞曹公生祠碑

董其昌

皇上勵精圖治修祖宗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
朝無虛月而撫臣特召今有江南開府中州曹公
於是公嚴程行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尙將軍廷棟
等感知懷德壽像作祠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固
辭不獲予聞之軍志曰威克厥愛允濟乃茲讀公
撫吳疏草與檄草而知公惠愛之深也蓋以嚴得
之云公馭吏嚴故儲懾所頒二月爲期畫一茲令
卽際三空稱四盡必不游移以鼓晉史之腹公嚴
將嚴故詢察所及循良必剪鷲乘必汰卽借先容

憑請託而必不以姑息遺敗類之驅公律已嚴故
牙盡所至二篋無加兼珍弗御卽冒霜雪涉江河
必不以供帳開乾沒之竇意嘗欲使國家有餘力
以養兵士卒有餘力以養氣所謂視之如嬰兒故
可與之赴深谿堵此物此志也我吳荷戈執戟之
士守在海端門庭間二百餘年無長征之役公驟
聞敵警飲血誓師曰戰陣無勇不得比於孝子捐
軀報國乃可齒於俠夫自古開幕府謂之鑿函門
此何時乎東甲疾趨敵王所憚義無反顧矣諸將
士曰敬如公命於是旌旗獵獵駟駿駛渡江而
前歷滹沱而陣他方應援者或望屋食或鳥獸散

鴟張鼠竊幾激爲涇原而吳軍獨石會敵騎先退
不得一當見長天子聞而嘉之有詔歸任公當伏
杜之還復歷北門之恤向所厚給近於可追者一
無所問蘇軾曰天下之事成於豁達大度之君子
而敗於寒陋之小人者謂是耶公所居唐鄧間四
忠武侯把膝南陽故處武侯以嚴治國者惟其淡
泊自持故能平心如秤開誠廣益雖李平廖立不
忘殉知况受知者公之治吳與武侯治蜀恩威無
異此方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又寧有異也
公對平臺必以夾袋所儲戎旃已試孰可建威
聖孰可獨當一面悉數於上前以備鞭撻強敵之

川我東南亦有榮施焉此然一片石不足表其
乎哉

重修學宮碑記

曲耀辰

皇帝二十有二年桂月先甲之三日邑博士張君垓令賈
子七襄詣辰里議建修學為邑侯楊公築

文廟牆高大戟門建設先賢神主計也公如至唐其時
協裕之車牛民多累比戶之盜劫民多驚取貨于
市民多擾採薪于山民多寒老人之更報民多困
于里之派庫子之供應民多苦于費之支公去其
異靜其驚息其擾釋其艱免其派不取其支更絃
而張之悉德焉頌遍東荆民樹幟以誌之蔭滿西
堦士歌詩以咏之夫士者民之望也收民者先收
其望公為民釐弊而尤念學校為士之所出不憚
力而加意整葺其將以是收其望乎公初謁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十

文廟見牆垣盡頽乃捐俸鳩工百堵皆生環橋門而鸞
聲新聽者後先樂附以繼相舊戟門卑卑無足觀
大啟其宇黝堊丹漆煥然一新釋菜日進觀而庶
肅設七十二子之姓氏俱表之姓位而神其
庠錄以歸如瞿九思之議舉川山而為之主向之
盡頽者今復數似矣向之無足觀者今則巍然矣
向之入其室而不知其人者今諸賢位置朗朗若

日星矣張君終始監其事知此心之成也夫
沒其績致辰爲之言以劄諸石展思今

聖天子親行釋奠禮經筵時開與文臣聯詩詠訂樂章期
以絃誦陶淑吾民而刑名錢穀之司雖各擅其長
不盡稱

上揆文意旨公獨勤勤于學宮其亦仰體

天子重道崇儒之休乎夫文教之不崇始于當事者之
不重儒不重儒則視夫子之牆若罔聞知焉矧其
爲夫子之弟子與公之是舉其知所重也夫然服
儒之服者皆託于聖人之門牆而從學于聖人者
也公優遇之月爲課以程其業季有試以葺其修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十一

循循善誘以造就之心重之非謂其邀利達于異
日植桃李于公門也重聖人于其誦聖人者而重
之重朝廷推朝廷養士于學之意而重之是則可
傳也袁州學記以知袁州者范陽祖君傳唐之學
自今以往當以公傳公諱燧字仲霖盛京人

復建唐治碑記

卍 介

唐本古豫地東北蜿蜒百餘里逐沁水而西西
會沂河經洙其中者唐河忠倚河爲城城西
縣治治據地最高東西廣八十八步南北縱二百
二十步當年建置蓋閎厰壯麗焉明季盜起土人
肆應治燬焉

二十餘年官于唐者其儻長台則馮祠廟築神廟以
蒞民役卒皆兒使魁魁魁魁日書公行康熙
前資政大夫今在延綏總兵官韓應琦奉

旋里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集紳衿耆父謀所以興
復之未幾以事還朝不及董厥成惟獨監聽事
廳而去三年春余來尹茲邑仍寓文昌祠中祠之
門以外風侵日妬門以內紙幃竹棚倉庫寄西基
吏胥露立簿書案牘盡委之旁寺廡下上下文移
有甫脫緘卽不省識錢糧舊籍漫無考據詭弊至
不可窮詰里民之愬不均者日以數計爲之愀然
太息曰縣之不可爲乃若是耶及得韓先生簿籍
卽毅然以身任之屬有楚師協餉之役竭歷三月
方告竣而

卽返旆供億幾四度民之疲于輸輓者不可言遂忍不
敢發八月中楚之西山蕩定勞魂甫寧卽延紳衿
諭邑人請如約且告以不得輕用一民惟捐俸節
省外餘皆仰賴于諸紳士咸懽然樂赴輸錢穀索
車牛輻輳而來不揣綿力遂擇于九月十八日荒
度土功門堂垣廡皆有分任獨寢饋便坐
無承肩因慨然曰是余之責也乃訪之
白藜吳可充棟梁者于邑之中得惠子毓
以價不售許捐構退食所爰命工卽刪

取補闕遺拮据口刀餘豎于十月之十三日時
艱難砌石爲殿尺八寸皆覓之頽垣土中十一月二
十四日又立便坐一齋自此爲門爲屏爲館爲廡贊
政筦庫次第皆立其規模視先之日不少遜矣曩
唐房制旁用飛簷飾以藻繪用是美觀然風雨久
版落梁蠲壁外用甃觀以坯坯弱甃強每離折不
相屬瓦下多用泥泥重椽墜時有罅漏不可補遂
相仍至于敝不可救茲則砌務密不令寸木見風
雨壁內外純用甃且交相牽母令各立去瓦下之
泥櫛比如法凡以使可經久且便補綴也或曰縣
治傳舍耳何妨濶畧以俟異日余曰不然諸君子

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發憤爲此以爲一勞之
後當永逸也使以苟且爲之目前非不省力不數
十年而頽墮相仍聽之則士大夫之羞復爾爾也
改作之則士大夫之勞費又不貲也今茲之役以
常費計不下數千金始之不愼貽累于後非士大
夫意也且令後之君子得以議其簡陋故寧樸毋
華寧堅毋巧一戶一牖必以難慎之心處之歷兩
秋冬始落成焉工成凡竹頭木屑之輸具刻名石
中志不忘其勞也故記之

臣河名乎其以催科名乎催科者民之怨也蠶婦

泣耕夫愁織婦浩歎若是者不得名雞不栖犬不
寧鳥獸駭散若是者不得名甚至猛如虎毒于蛇
蒼鷹厲隼若是者益不得名宦何名乎其以撫字
名乎撫字者上之恩也時補助時賑恤蠲租減賦
吏不得面請也若是者何以名寒者號饑者啼老
弱展轉吏無從而告也若是者何以名甚至師興
于六月役動于萬里河防海防窮年而無所止息
吏更不得而止也若是者又何以名宦何名乎意
昔者之人能之而今之人不能乎攷昔之宦遊者
何代無人而循良之吏獨稱于漢世自此以下希
覲焉蓋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一時故篤生羣彥以
光一代史冊乎抑所以風厲而率迪者表正有素
考課而殿最者衡量無爽乎今天下宦之名者何
人乎而名宦之祠所在有之其將有待乎抑實有
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意者民易見德小惠果不
能忘乎抑飾智弔詭欺世而盜名乎吾不得而知
也然天下宦之名者雖不多覲而實心保障克供
官守者不可謂終鮮其人也而名宦之祠所在皆
有則亦因其有而有之後之人是祠者必將有以
自問矣宦何名乎

秋香亭記

田介

秋香亭不知擬自何人何代問之故老不能言其

意或曰依楸帶亭楸花香故以名或曰亭成而
香來也余惟楸有花故不香此當失其指至
香來則又怪誕不經殊非當日命亭之意以今思
之大抵秋之日農事成催科以畢官斯土者樂其
餘閒思所以息紛囂而賢士大夫皆嘉與有成冀
得于涼颺皓月之夜吟咏鼓歌以通上下之情則
秋之日爲適也古之君子志存作育在天下則以
天下人才爲己任在一邑卽以一邑人材爲己任
磨礮砥礪日見其損而其期望之意每托物以明
之曰吾作此亭植此樹秋風花香伊人其佩之歎
抑或用匪其材志與時違見百姓之顛連而不能

救感時政之流敝而不敢言頓思拂衣願言歸田
鋤淵明之三徑於薄書鞅掌之暇以時栗里在目
無或牽情不去也今年秋公署甫成代竹誅茅卽
其地而新之妄擬兩意作記於亭噫嘻草石支離
而磊落風物蕭條而婁清地白中庭空見露冷秋
風幾度何處香來固已日望南浦之雲夢隨衡陽
之雁矣余其久居於此乎若夫少長來遊羣賢畢
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行見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芳蘭在谷馨聞于天余與二三子浮徹炬
月之觴操霓裳羽衣之曲于是亭也

周官以六計樊羣吏先之曰廉若曰善非廉不可謂之善能非廉不成其爲能也當是時天下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六卿之長兢兢奉法而牧伯旅師皆不敢隕越廉之名無從見也迨至金車下問徵求日繁列國始有以賄聞者而聚斂之臣乃起爲之措克以盡其利侵淫以往遂至列侯以酬金除國藩鎮以進奉競寵潔修之士一登仕版有欲爲廉吏而不可得者而廉之名始貴于天下春秋時原憲辭粟九百巷不容車及門病之孫叔敖爲楚令尹妻子不免凍餒而爲優孟所激發此始廉吏者與乃論者謂士生三代之後獨清獨醒非

所以保世而延譽也立身清濁之間不夷不惠可奉爲居官法以此與世浮沉亦自曰能揆之劉寵之一錢楊震之四知殆有媿焉唐天寶初李適之罷相刺唐州有清操唐人德之蕭誠爲之作頌宋紹聖元年汝南頓起守淮安郡慕適之之爲人作堂以祠之其記曰余假守淮安得蕭誠所書唐刺史李公清德之頌讀其辭而咨嘆之不已旣想見其爲人又作堂以庇其頌且得朝夕從容以觀非徒愛其文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其心何心乎寇亂後堂旣毀頌亦無存訪于野得遺志具見所以爲之求故地而堂之仍其名曰清德

蓋公之於天植無欲之衷潔已遇此得行其志
有此名公之心也頓起立乎百世之後食百世之
前勃然感興思有所則倣也亦公之心也今日者
州與郡易爲縣刺史與守易爲令時異事殊邈焉
隔代其能心公之心以有公之名乎懿德之好古
今人當不遠也

出公去思碑記

曲耀辰

唐在昔賢大夫歷可指數而楚之京山田公爲景
著公以丙戌高第尹于唐明年當報政例應遷職
聞乞以制去紳士爰老挽而留之莫釋也相與謀
俎豆公于專祠志不忘也且曰公百歲後吾子若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七

孫不獲見公見公之祠如見公焉耀辰聞其言而
義之爲之記曰禮禦大菑捍大患則祠之祠以昭
報也公何需此一報也然公之澤及于唐者甚大
民終不忍去公于懷也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因記
公嘗曰百工庶司受事于君職皆不易副而縣令
尤不易司民而不敢爲民請命令不易牧民而不
得爲民求牧令不易淚墮而尹鐸雖勞無裨三載
之殿最如是者令不易催科而陽城微拙莫追終
歲之糾劾如是者令不易假虎之狐搖尾而恣威
福愆城之鼠拱手而肆吞噬令卒不敢誰何者不
易公處數不易之地推心置腹備歷諸艱不暇人

以媚人不屈身以呈身不市小惠以要喜不傷大體以招謗不以上官之峻檄易我素履不以下士之甘言徇我顏面公之守誠卓而公之善政嘖嘖在人者正可紀也公徵輸不煩鞭箠而如期如額編審里排逃丁補亡丁去而現存者無因清查新墾荒者除熟者抵而坐荒以爲熟繼熟以爲荒者悉除工興數歲一夫役衆夫芻藟給由單各自兌取卽止師行六月草輸草豆輸豆不折不耗不多應供之額不尅抵兌之餘各如其數而止兩造相陳不株莫不贖緩片言折獄洞見表裏豪右知法卽止驛馬遠道解逃迂途民不堪命朝詳而夕禁

焉一一如其所請而止鹽引國課也原額二千七百一且加之以四千七百八十七引公一議再議必愜公之說卽止而公之心終未卽止嗚呼公之爲唐治者良苦哉會見公三年以來有抱不急之贖溷公署押者乎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輕繫囹圄者乎有袒庇大家梳縛單戶者乎有宵人外嘖笑博徒嚚飲惡少年舞于市者乎有厨傳供帳不價而取豪商架債肆行逼民者乎有借客爲奇貨而凌虐貧黎狼狽賺民之行戶者乎有軍民訴差不均訟師妄唆越控者乎日無有且以其暇構名宦廟隸縣治百餘間以及牆圍捕署秋香亭清德

雪城門樓堦口諸役皆不煩民間一錢又以其暇
流覽圖史平章花木手種桃成華李成實竹成林
樹成拱荆藜廢基煥然一變風度埒于河陽復嘉
與諸文學立課授餐談說經書搜剔古人之心腹
以啟闢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唐邑之
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公可忘耶不可忘耶公
文章高古似昌黎峭勁似子厚書法詩賦冠軼一
時今人中不多得也異曰

聖天子簡卓異于齊良公出其所以治唐者入告我
后推一邑之豈弟以周悉東西朔南之疾苦天下行且祠
之矣祠之請自唐始公諱介號斜生湖廣京山人

重修學宮記

宋 梅

從來治化之行端在文教而文教之本厥惟黌宮
至聖先師集羣聖之大成振萬古之聾聵德配天地道
冠古今此大成殿之所由來也至于四配十二哲
兩廡諸先賢俱爲

聖道之羽翼厥功茂哉他如鄉賢之標正名宦之純良
忠義之正氣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鮮也而
主持斯文檢黜甲第文昌魁星之功居多云我唐
邑

文廟建於東南地勢宏敞任斯土者未嘗不累經修葺
奈日久年深風雨剝蝕漸見傾圮兩學師惻然憂

之余廿二年秋調任茲土即有志重修但念民生未臻康阜大功實難修舉雖有志焉而未逮也今春衆紳士請於余曰自父師蒞任以來年歲看見豐收閭閻咸登仁壽政通人和民安物阜古有云衣食足而禮義興重修

之廟其可乎余應之曰唯唯此余九年未竟之志也爰是捐俸首倡衆紳士悉解囊樂輸而兩學師力爲贊勳於三月初旬鳩工庀材大成殿東西廡

敬聖宮戟門泮池櫺星門數仞牆明倫堂鄉賢名宦忠義各祠以及文昌閣悉次第告成聞古魁星樓在天池三汲橋南與紫玉諸峯相接厥後倒塌移於

東南隅今羣議仍復舊址果有益于斯文余卽順乎羣情建造從其新地基因其舊而天池三汲橋亦因之而修整加以黝堊施以丹雘遂覺宮牆煥彩奎壁騰輝遠瞻近矚非復往日之觀矣嗟是廟已觀成無守斯廟者終非善後之計衆紳士又請於余曰兩學署居住大街與學宮相距甚遠照顧實難近聖人之居方爲萬全之道余曰善哉何往思深而慮遠也由是相度地宜於明倫堂東健正學署主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五間大堂大門各三間計十有九間甫一月而工已竣又於明倫堂西建副學署工程浩大需磚甚夥一時運用不敷資

欲暫爲停工怒掘地起土於地中得磚
廟中人羣喜而相告曰此神靈之助天意之所爲
也不二旬而工又竣其規模間數悉如東日誌而
專司有地守廟得人學署無賃住之憂學宮鮮
踐之虞敬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仰體各上憲雅化作人之至意
庶幾哉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化行而風俗美培植
斯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思唐邑十有餘載膺
寶鶯者乏人茲乙酉秋屆鄉試年郭生各折桂中
式前茅此雖郭生之文藝人設明師之指引有方
或者古聖賢在天之靈默啟人文俱未可知從此

文風丕變士氣鼓舞科甲聯綿正未有艾也余與
同城諸公有厚望焉遂將事之始未併衆紳士之
善行悉勒貞珉以垂不朽若夫羣廟之因時整理
兩學之修殘補缺是有望於後之君子特援筆而
爲之記

建修文昌閣記

宋梅

國家首重文教自朝廷以至州里學校兼設凡人
才所由闢罔不兢兢加意矧文昌爲斯文之主宰
教化之權衡其棲神之地尤不可不慎重而女伯
之也唐邑爲宛屬各區相峙平東漢
其南而流峙境內者則有牛峯紫玉諸山之秀

唐泌桐趙諸水之澗洞故自漢魏宋明以迄
四代歷有名人卓犖可考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覃敷維茲唐邑宜其遠勝乎
乃近今以來科第寥寥文風未振是其士君
事之未修歟抑蒞是邦者因葺建置之未善歟
酉秋余調任茲士謁

聖廟畢卽謁文昌帝君其神像陪祀于闕帝廟之東首
副間余甚異之訪之紳士謂舊在常平倉內前任
裴君以倉廢非棲神之所暫移至此業於學宮東
建有閣基創而未就嗟乎右文重道者君子之心
也修墜舉廢者守士之職也士大夫延師訓子置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三

之不得其所鮮所造就而况于神乎昔范文正公
延堪輿卜地指其宅基爲塋可卜甲第無算文正
公卽指此宅爲蘇州郡學至今聯綿科第冠于各
省非地靈人傑之一証乎余踵裴君之志捐俸勦
事并各紳士共輸囊橐鳩工庀材而此閣告成卜
吉遷神座于閣中坐北面南君學宮之與方殆所
謂文筆峰也其閣之西南則爲崇實書院以訓經
學閣之西北則爲蒙養書院以訓蒙學皆有數年
來整頓修葺敦師設教與文昌閣次第興行者自
茲以往高山仰止學宮居其中文峯窈窕其間
其東而誦聲朗朗則又兩書院之笙簧藉藉其

經而震響焉余不敢謂唐之文風自此而振然
以余之拳拳爲文教整理從此士君子爭自濯磨
當必蒸蒸日進而天鍾其秀地效其靈神隨人地
之氣而顯其應將見後日之唐必有以大異乎今
日之唐而更遠勝乎往昔之唐也余故敘裴君創
建之始及余落成之終立石以爲之記

崇實書院碑記

宋梅

自古身膺民社不外教養兩端養固爲先務而教
亦所急需乾隆二十二年余調任唐邑查通縣並
無書院亦無義學殊非仰體

天子崇儒重道各上憲振興文教之至意遂於二十三

年設立崇實書院蒙養義學各一所書院以教生
童蒙養以教幼稚延師訓課自戊寅而至癸未兩
學之人咸知向上其歲需修金膏火悉余自行捐
備但無水之炊終難爲繼籌畫數年無項可撥心
竊憂之迨乾隆二十八年有捐修城工餘銀五百
六十一兩四錢經紳士呈請願將此項銀兩置買
地畝以爲書院義學延師之費隨據情通詳以公
濟公蒙巡撫部院何批准在案爰置買腴地二頃
三十一畝坐落縣北鄉七里頭係業戶全科出賣
計十一畝每畝價銀二兩六錢其價六百兩零六
錢將城上餘銀五百六十一兩四錢在爲買價備

少銀三... 卷九 藝文志

年九月初八日立約交價將價並地畝良落... 錢餘外以作書院義學修金膏火歲底造冊報領... 併造入交代尙有費用不敷之處余仍養廉內捐... 備所有置買地畝坵段價銀及捐銀姓氏銀兩數... 目統行勒碑以垂久遠願諸生立志毋怠厥功以... 圖進取余有厚望焉是爲記

城隍廟紀夢碑文

汪運正

郡邑之人而奉一神與郡邑之人而奉一吏等治也至若喇嫩惡行誅賞燭幽鏡遠直通吸息則又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十四

非吏所敢儼夫冥明判若所昭垂者國憲耳乃挾其百出之情形敢於蒙吏而聲臭窈穆之神惴惴寢寐間不翅取懷而擻非以神之聰明罔不體而威權之弗稍假易乎余承乏數年大小聽斷率不敢拂抑庶情緬維我神日鑒在茲戊午秋鄉民翟玉者老而孤且病一日其里甲以扁戶自經聞達按之項痕交匝似被勒狀猝莫得其由踪跡有史林山者與玉時來往且素不訓鞠之吐其實蓋玉積錢若干利其有而斃之梁上之懸以... 可免深求耳牽指與謀者某某二人會對簿某某者但口寬而情咽不出余以庸人謀果與而姑縱

之無以慰死者若其誣服
於神宇鼓二下方寐恍惚聞
執法既覺余遂以某某爲弟誣
情咽不出適殊書史林山名恍
得之矣史下從人林內暗藏二
至云執法義取如山乎再詰林
狀甚悉與某某夙隙故誣之卽
旬日林山忽作痛楚聲如受扑
至矣遂嘔血死人益懾神之明
辛亥膺聽莊氏獄夢神擲屋瓦
劉季輔夢詣神所大書一捌字
人之寃雪以今觀百吏之才識
見微知著後先一也邑士民請
夜爲禍福倚伏莫非受攝於神
毋乃隘甚然易有之刑罰清而
道設教而天下服觀之義也從
事往往記載流傳以聳民聽是
術也爰叙其巔末於石今而後
掩著以冀逃法網者乎可以惕
重修八蜡廟劉猛將軍廟記 黃文蓮

蟠饗肇於伊耆氏禮經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
注以爲所祭有八神也孔疏八蜡先嗇一司閼

農三鄰表啜四猶虎五切大水庸七月蟲八若王
氏肅分猶虎爲二無昆蟲或疑昆蟲害苗不
不知非祭昆蟲祭司昆蟲之神也功在稼穡故歷
代祀之我

雍正二年奉

特建劉猛將軍廟並著祀典降神錄載神名承忠吳川
人元末授指揮弱冠從戎兵不血刃盜賊鼠竄適
江淮千里飛蝗遍野揮劍追逐須臾蝗飛境外後
因鼎革自沉於河有司奏請授猛將軍之號自其
生時已能爲民禦災捍患歿而爲神益著靈異我
不知古之司昆蟲者何如神仗將軍之靈直可使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三

昆蟲毋作矣唐邑八蜡廟三楹在城南百餘步歲
久漸圯南門內劉猛將軍廟棟宇傾頽不能蔽風
雨文蓮以丙子夏六月奉檄調署茲土未之任飛
蝗過境視事以後蝻孽萌生撲捕勿止爰偕僚屬
及紳士虔禱於神顧瞻廟貌怒然不安遂與正論
石君司訓韓君署城守劉君分司馬君尉黃君謀
所以新之各捐俸錢爲之倡紳士咸樂輸得若干
金鳩工庀材計日落成蟲患遂息夫神無所不在
而廟固神所憑依也神得所憑依則降福所宜矣
繼自今田穰無害年穀順成唐民之邀福於神
豈有涯哉因爲識其歲月而以樂輸姓氏書

陳尚與後之來者時而葺之修明祀禮皆保障焉
繼功垂不朽焉

重修武廟前軒碑記

黃文蓮

夫事惟當爲卽爲然後可以無悔而尤藉克事其
事者於以經理而裕如唐武廟南北五架有東西
廂東西各有序門在檐下檐外別爲三架屋無欄
檻而有序牆稽古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
曰軒此其制也俗呼爲拜殿東序外有小院茸房
數楹爲僧寮庖廡所歷年雖久狀若完好丙午季
秋之望住持僧告予曰拜殿將傾予審視楹柱微
腐損序牆亦稍欹訶修葺所需曰三百金予念經

費無出且予暫時代庖冀可苟延以俟來者因語
住持姑緩圖之居無何孟冬十日向夜西北風大
作軒牆楹弗能支向東傾序外草房亦被壓翌日
住持以告予始悔向之當爲而不卽爲也因命撤
其朽折掃除庭宇徐議興修越明年丁未春三月
多雨西序牆亦漸圯亟召土木匠相度估計僉曰
須五百金予益悔向之當爲不爲以致需費增多
也時董事生員張君師謝君魯瞻詣於工程謂予
曰是可稍省顧一時工費無措而其事又不可緩
奈何予遂偕僚屬倡捐先釋吉鳩工庀材取閒款
墊給命住持設簿勸捐維時山石之費於茲土

者獨躍樂輸得若干金閏月工竣頓復舊觀軒前有閣三楹牆垣門廡咸次第修葺重加丹漆東院草房並易以瓦皆張謝二君所經理計所費較地而捐簿所入尙餘數十金可備他處工程之用予嘉衆商之好義樂輸暨張謝二君之經理盡善俾予貽悔于前者猶得補過於後而并使來者無勞也於是乎書

序

明

曹氏清貞世譜序

張瑋

大中丞曹公以天中間氣簡在帝心建旄江以南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三

江以南沐浴膏闔莫揆厥自竊疑醴源芝本豈曰無之一日緘示清貞世譜屬不佞瑋伏讀仰思乃作而拜手非向爲天子中興賀也或曰是家乘也而國珍哉有說乎曰有夫立國者非綱常弗與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秉之爲至性結之爲精誠豎徹六合橫亘八極一念偶棄天地鬼神猶且協應况其大者乎性之誠之精者矚然泥淖之中匪浣匪濯物莫與比其卓然生死之際不震不難物莫與比貞清貞之名凡夫惶駭豪傑矜奮而聖賢以爲是慊吾性竭吾

誠而已善乎大母之言曰婦節子孝豈足爲
爾勿以名累我嗟乎且不任受名矧望報哉按
曹氏兩世樹滋龍潛公爲名士靈壽公爲循吏又
爲孝子並澁於運而不遂於年孀孀姑媳相繼誓
節舟恣死撫孤追成立仕官王夫人旣辭其名常
夫人至不欲享其養急瞑從地下是其一生至性
全副精誠默結於父子夫婦之間者閱百許年而
道物始申之以今日之報直辭之而不得取償云
乎余觀中丞公問民疾苦有所興除皆根極至性
吐露精誠知其淵源於若父若母若王父母之清
貞者甚遠且厚而致之於吾君爲方叔南仲爲申

伯山甫出而載鉞入而長銓抑競躁獎恬媵使敦
行誼者皆師龍潭公之風左擊斷右循良使司民
社者皆嗣靈壽公之政而更以二母女中丈夫之
概愧天下之紳衿而巾幗者則中興之治豈不卓
越千古而謂清貞世譜與國同休其誰曰不然雖
然心荼身藁挈綱常之重撐柱以當燕貽兩世爲
其難中丞公爲其易靈壽經雷綸密綱常之施殫究
以大前烈兩世爲其具中丞公爲其難昔之清操
一身今之清以靖海生昔之貞不越關今之貞以
勵有位凡所以左右天子者卽所以對祖禰國之
珍與仍是家之乘也豈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又以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中丞公懸星以鑑
無窮凡爲臣子幸齋誠以視茲編

撫吳疏草序

管紹寧

徵頌曹公秉鉞三載造吳之勲炳矣囊臥掀布幾
同挾纒燬三國矣而余窺公之志業正未就也公
有不可及者五而材畧特輔焉公器偉而量虛識
卓而謀裕膽奇而氣平勞概足冠歷百服鞭駕六
區而不遺土壤細流精神足格被金石歷始終不
俗而意念時若不克副朝父持此足宰執天下况
江以南百郡縣哉昔周文襄之懋績也精敏機警
錢穀鉅萬屈指無遺算而宇度恢宏臨民一秉和

易海忠介澣布袍飯脫粟及權璫戚貂瞑目誓頸
聲屹成雷至訪納間藪疾苦雖稗官門隸必輟頤
握掌投若膠漆夏湘陰沿革吳浙農利水患盛培
祖宗德澤功業著五朝而謀斷悉本宏裕是知曹
公塞淵品概實軼駕也公自棘寺權司晉階臬藩
歷試崎嶇終不能頓公康郊之轡山藪嘯聚以迄
灼天薰焰俱不足蹶公神色而公一任駘驪不阿
聖天子彰惠東南以密爲與豐沛湯沐緩輯不得
創他鎮特授公鉞迺吳自強項撩魏虜之領其敵
衆吳譴者百計公下車喘肯定卽請革神器蠶袋
之弊免輸金幣數十萬更以頻年旱溢望江以北

崇文廣產暴厄投巫吳淞一帶蛟涎爲害甚熾
抄而公拾腐薪扶殘淚集澤鴻以請改折蠲
輕齎傳豫徵復值魏孽匪茹馬牧京野而厝版堵
赤、蝸螳親臥枹鼓旋返旆繕河隍修烽械
濫負巖那移出入不使奸胥上下手清驛遞減訟
苛科罰積贖釵割俸鏹盡輦入邊關以倡助羣屬
愆墨吏猾弁剔蠹拔薤恤鰥賑貧至如急京邊急
金花催漕艘岌岌維日不暇如主伯之督臧獲父
母之視兒女疾痛一夕而十數往返也今得之撫
吳疏檄梨槩殆將汗牛讀之漏燭數趺計當日手
給成帙亦應十指臚僵况其據枕躊躇畫灰咄嗟

者又何如哉顧讀其書易而不知立言之難卽讀
其書想見其難而在當日身其地者益不易故疏
草未許輕讀也累牘數百萬言朝上夕報如接帝
膝而語假非有積誠瀝悃感動九閭雖灑長沙之
涕無益也檄而下亦未易也一令而瞰旨者百非
有洞開重門披肝置腹如韓公片郵驅鱷司馬飛
帛而開蜀嶂雖隻字不增減懸之國門漫徙商君
之木無濟也則疏與檄均未易易也公示余者曰
三年枯肝嘔血鞠躬瘁狀畧見此中余更謂公之
器度爲淵谷儼日星亘川嶽者正在此外也按祖
宗舊制不輕以重臣典錢糧兵馬每勅尙書侍

都御史巡行天下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跡
迹以懸機重故出持風紀入叅廟謨今公榮膺內
召則始贊燮密勿旋轉樞秘固知志業正未竟也疏
檄特東南經緯一端耳昔孔北海志大論高惜功
烈未建於時而英偉奇傑之氣著于論盛孝章郗
鴻謩書慨然丈夫之風諸葛武侯不以文章自名
而開物成務綜覈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其出師
表簡盡直大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蘇長公舉以誌
樂全張道安余於曹公疏檄亦窺見云况文章功
烈更兼之直謂頡臥龍而顏北海也又不特吉水
湘陰諸君子也

藝修文昌閣魁樓文峯序

李興運

嚮在昔沿革各異人文代出陽邑發紫玉之秘壽
張開擗錫之奇天封之列仙不遽耀武于雲臺八
公之草木行且功侔乎王謝方今

三六子闢門顛俊採壽花掇秋實而唐人士寂若罔聞無
以稱

三意旨何哉豈成人之未有德與小子之未有造與詩書
之漸漬未厚氣數之遇合偶乖與余竊疑之而不
得其解或曰主文教者文昌也持文衡者魁星也
乾德中五星聚魁遂兆一代理人文之盛趙尊崇正

後三蘇二程邵堯夫司馬君實列君子猶聲著于古

天子春秋之祀與文昌帝君並重之而今安在哉或又曰應文運者文筆也堪輿家多神其說諸郡邑屢延輒効不同工報章織女乞巧天孫也而今安在哉余曰果如是是余之責也爰屬諸役而問文昌役曰今蒞治之縣堂卽昔文昌舊祠也前令以

初甫定借官署于此祠而移文昌君于菩提寺後余曰文昌司儒善提司釋置之于幽僻之地而重之以諸佛殿宇之渾厯是等文教于浮屠也再問魁星

役曰魁星樓舊在學前三波橋上昔巍然煥然今僅存遺址矣余曰是委衣冠于草莽也更進而問文筆役曰城上東南隅暨城外與方皆有之時久頽圯磚石爲土人竊去忘其蹟余曰是等高山於平地也三者無一舉而欲闡濂洛關閩之秘躡鄒魯泮泗之壇陟東山泰岱之巔窺升堂入室之奧騰飛九萬腰褭千里不亦難乎或曰信如斯請以文昌還故祠而官署復舊治余曰然第年偶不暇俟以異日更爲今計莫如擇邑中望地另建文廟一閣僉曰建之便莫如攬山水要會之處峙立一丈

舉動曰立之便言未竟而兩廣文至則
與鳩工交相謂我曰日者韓君紹公念於無之人
無與共事丹陛手書各臺已有成說曲于天樞所
見畧同亦數與前任某某屢言之而卒未果且曰
數載前諸士庶願捐千金以勸厥成而湯君曰嘻
是不獨爾唐人士之事也余任唐雖度支不給
先訓太康猶有餘俸願捐若干數張君尤慷慨
予顧余而前曰某訓唐有日求侏儒飽不得耳幸
先大父繡衣公猶有負郭田願易數畝以爲施余
聊茲土敢憚微勞爲爾多士倡或又曰士之子恒
爲士此崇責也余曰否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豈

終爲農與

募建縣治序

韓應琦

從來興大役動大工多持難而不輕發審慎而不
卽行者一曰視時勢之緩急一曰酌關係之重輕
利不百者不一舉成可守者不一剏此以畏蒞之
心積因循之弊不足與天下事者也至若邑治之
不可不建也官署之不可不設也無緩急輕重兩
可之較量亦明矣唐邑爲京西南衝要蒞茲上者
故多偉人舊署巍巍於宛之東長民者勤撫字問
疾苦王澤得下究而積行得上聞庶幾古治昔自
公變圯毀迄今幾三十載我

而唐邑署猶在荆棘瓦礫中與往代鉅跡並生嘆
息不佞勤勩王事十有九年矣壬寅春奉

天子寵命歸里安親一見父母之邦尙爾頽廢如故感
悲憫不禁百憂交集泣數行下詢其由官於前者
以待後官於後者曰不遑及因陋就簡甚非所以
尊朝廷臨百姓之體統也不佞思故鄉鴻雁初集
之餘體邑侯上致下澤之難不敢盡以賢勞望之
他人而慨然以身先之爲父母者蒞治公庭撫綏
黎庶可以無常所凡我桑梓父老子弟盍亟共
鑒之其有不煥唐治于維新者乎茲役也壯邑里
勸墾之色永樂利無疆之休由是而一切建置可
次第舉矣諸君子勗之哉敢以數言弁之首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三

考

明

積穀考

永樂初制下郡國盡置倉官出金糴粟民贖罪人
粟收貯備賑擇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又詔天下
郡縣於四鄉各以官鈔積穀備賑蓋爲天下無窮
之慮後之議蠲議救必賴之唐之有預備倉也
上司詳允與自理贖穀之所積也其積過五千石
亦收寄府倉六百石餘乃本府秋冬贖緩之所積

此外收寄撫院倉七百石餘乃平價所糶糶糶
穀之所積也三十八年另設府救荒倉一所又郡
守洪公建議不用抵贖春夏上穀之所積也洪公
之言曰贖用折色有積有不積用本色凡議一兩
三錢五分者止納一兩照貴賤上穀餘亦概費則
無不積用地方財濟地方人官絲毫無與焉
免抵而罪輕刑罰可以兼撫字罰輕而穀多豐歲
可以備凶年其論韙矣三院司道俱聞而是之
未及行之天下也今夏按臺嶺南曾公又添上積
穀十利於朝有謂穀積則無利於糶糶可以減
糶糶之施可以救鬻妻棄子之苦穀積則有裨

於官評可以興循良清白之風可以絕貪婪不肖
之想至以南陽奉行無礙爲證於積穀之議又大
備及部院議覆亦無異同止以司道照舊額贖銀
濟邊外餘一切積穀奉旨頒行天下遠近山谷扶
杖傾聽視常平之隨時斂散必責民糶較社倉之
或遇凶年雖償本息俱不必置慮而民坐受浩惠
之惠焉况唐縣贖該八百石鄉鎮義倉數有鉅萬
歲在庚戌民樂輸而補之查實備賑又與贖穀
行而不悖矣仁人之利溥哉愚因條悉散穀之法
謹凡遇有凶歲必令鄉保揭當賑姓名擇鄉之素
稱長厚者付之籍之於縣令君親耳目之攝賑

面誰得矯假此猶其小者也荒必紿強以取之
及流轉榜腹之輩必擇素封好德者主其事無
衙役所囊無爲詭名所冒無爲風災所宜恤乃
無患此猶其近者也會鞏救災議人惟待二升
廩於上不暇他營真若預計一戶二月之糧領而
歸之以便生理今亦稍稍舉行人給若干粟道過
纍不絕而未必盡救何也唐無林澤之饒桑麻之
業什佃作俱外封客戶平時牛種錢鏹與庄主各
司其半乃能佃載南畝凶年非惟佃客不能主家
亦不能必上之人盡給牛種期稔而償乃有濟且
邑不知糞田惟徼倖於雨露之養早則土浮愈難
芟柞情棄者比比常時必立農司限人墾田若干
遇荒乃給應賑之粟不愈於倚命不常有之倉廩
乎又邑中子衿瓶無儲粟者幾何家忍饑待哺者
幾何家覈實而賑之訪其有行誼者倍恤之不同
徼一體之洪仁乎至於陳陳相因易換有法又在
邑大夫矣

所兵考

周汝遠

漢唐而後宋稱無兵乃熙寧七年指揮在京西
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又增置土兵勇健額皆四
百人唐州爲右屯十一視西魏淮南之屯兵
焉明初平定天下二年特命金吾右衛千戶

知縣事越三年置千戶所增守禦之兵
簡是時披草萊立軍府專制而稱決不止
縣之口賦租庸咸隸焉籍之軍與冊者旗軍千
百二十人京西操備七百三十八門軍百二十人
操練官舍餘丁千四百七十人春蒐秋獮軍日夜
行不絕此其勝場也浸假至正德七年少耗矣流
賊猖獗大河以南無堅城石所千戶魯寧與縣侯
陳頊倡義守死相攻守二十八日賊架棟櫓而上
城中人鼓譟下石卻之又負舟板爲穴道計市民
呂聰出家麻油數十石灌薪葦火之賊不敢近夜
射帛書入城云軍中見有金甲神兵騰空而下以

救唐民約城中無恐我三日必拔寨去初城中人
猶以爲緩兵之術不敢信至三日果退舍殘破泌
陽矣是役也神功居多然神與人謀相應亦兵之
力與閔今百餘年徐遙隸薊榆邊軍外本所步操
不過三百五十名守城不過三十名守把軍不過
四十名名募義勇不過二十名承平而衰固其
也舊從縣大夫閔射教塲見操矢而中儀的者
十餘人私心亦謂材官騶發可壯在山之勢及軍
而詢之皆民間射鵬手倩面貌一時以爲固然
人之言曰兒曹空手不可入教塲非虛語也然
何以復之古所謂千金百金之士隨其藝而

民以食若干而止一毫不得擅多寡焉何以但悍
勇之技不與羸弱同轍哉說者憤衛兵不可用於
盡責之保甲人保甲在宋時已有羈縻之苦選
之古策答之古策不可倚之為兵惟縣大夫練之
以護關里系一切佐領保黨槩不與其事乃善用
之耳所以復責之民兵夫民出財以養衛兵而衛
兵不得用又朋戶陳金以充民壯而民壯不得用
至又身不免而兵之何忍哉則胡不引韓魏公之
說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僅不為
兵以息其議也愚猶記江右王文成之平南時命
兵備官於所屬州縣選數人為精兵優廩餼署將
領因用以平盜崔文銑亦謂縣僉民壯倣古土兵
宜練拔勁悍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懦弱仍令
之力田樹桑與保伍相比錯有警團結以守蓋鄉
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也今之於
唐宜亦倣此意云

鹽政考

周汝達

鹽之隸於河東也見於宋至道間類

鹽者為類
鹽宋制每

歲三月一日鑿疇四
月始種八月乃罷

七十二萬八千餘貫通商

地京西則蔡襄鄧唐此唐鹽所自始云淳化

西商販解鹽利薄多取他徑趨唐鄧以邀

史不... 詔除前禁度支郎李士衡... 鹽引免誦和... 申驗發賣以惠商販... 凡河東比解俱廳役往焉苟得其人奉行無滯不煩置喙矣乃父老俱云最苦者在大商坐市高價小販鹽不得行每致騰貴民間苦之然此亦有說近者添進鹽四萬八千引屢疏題蠲未得請故大商倚進鹽為名傲睨市肆必盡賣後已小販資薄不敢抗寧坐而待之或付牙店... 究致牙店入手花費比比操空券而泣此不利于小販已甚小販既困大商愈乘人之急操其奇贏時估日得鹽不易嘗見小民持鹵鹽一斤買錢十六七貧民淡食勢所必至數月之間絕不得鹽青... 世不能易也唐縣鹽法舊管於主簿衙相沿已久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四

鹽引免誦和... 申驗發賣以惠商販... 凡河東比解俱廳役往焉苟得其人奉行無滯不煩置喙矣乃父老俱云最苦者在大商坐市高價小販鹽不得行每致騰貴民間苦之然此亦有說近者添進鹽四萬八千引屢疏題蠲未得請故大商倚進鹽為名傲睨市肆必盡賣後已小販資薄不敢抗寧坐而待之或付牙店... 究致牙店入手花費比比操空券而泣此不利于小販已甚小販既困大商愈乘人之急操其奇贏時估日得鹽不易嘗見小民持鹵鹽一斤買錢十六七貧民淡食勢所必至數月之間絕不得鹽青... 世不能易也唐縣鹽法舊管於主簿衙相沿已久

商安得復借爲口實如異時弊狀哉唐俗惟鹽
有定價百二十文牙店十二文得鹽一旬重十
二斤自明初至今民守高曾之定價長子孫焉夫
商素知其利質不減鹽可減方出河東時卽筭計
吾鹽若干據百二價吾已得若干緡稍低昂之
又知得若干緡雖業非買人子亦知徑竇賂賄可
通與胥爲市三倍之場肯令小販酣呼耶查條約
鹽價原平五百里內斤五釐八百外價遞增焉唐
地九百八十里斤不過分銀而足且解鹽非淮鹽
比彼衝陽侯之波期不可旬日數若河東陸輓牛

駕季各七百引照運司限單計日而至鹽必不缺
何騰躍之有愚意不論大商小販惟以引到爲始
大先則先大小先則先小各照平價而賣旣如約
每斤十文可得卽淮襄私鹽亦不下十文小民何
肯冒糝食私而取罪戾乎此不禁之禁不減之減
爲唐鹽計不能外之若四六搭配之說此配於河
東而不配於唐縣也小民惟知有鹽可買而已何
論新陳哉

礦稅考

周汝達

萬曆二十五年人皆攘臂言利事差錦衣衛指揮
孫坐原司督開五鳳山礦稅幸渡山鑠野不

丁自費三十二年乃得罷然稅派於唐縣民不堪命三十八年唐令王名登目擊民水火不可堪命令唐縣董國邑計民戶數保計集二十處計正項錢糧一萬一千餘石中生殖質遷大約止當大縣之一隅縣南自通濟河一道上載有紙板磁器下載有香油漆等物百兩貢稅相當經行已久迨二十七年加稅議起頓坐以千五百兩則五倍之矣於是商稅不足派坐於賈區坐稅不足細搜於擔販甚且草木蔬菜之必取何嘗察雞豚甚且茅店荒村之不遺何嘗稅間架其在初年民間有所借貸年歲亦

值豐收僅支一二年無負嗣後頻年赤旱一河州每不通諸路醢徵四境客商鮮至兼以年穀不熟人民逃竄月日益積逋欠愈多是以賦稅之嚴縣官慮之如救焚拯溺比徵之急百姓當之如折臂瀝膏集頭店家不任筮楚死亡流殍相望於道如身無衣口無食斷恩鬻子割愛賣妻聞之如泣一家對泣者不可勝數此則旁觀側聽道旁嗷嗷不忍見聞况儼然爲民父母者何心而忍之極哉惟民窮如此科責難加逋負難償遂以賦稅之務又以所極借解至拖欠稅銀之項及此項

又且暮相屬下矣卑縣臨此...
二千餘兩之多而一併督補竊恐民之死徒零丁
不可勝計也夫唐鄧之風自古悍跋抱杞憂而憐
漆閔萬一馳馬遭蹶弱水覆舟卽欲掛冠全軀胡
可得焉為是冒昧仰懇垂慈或於千五百中酌減
二三以貽永賴之休或於四五年前豁除逋負以
甦創癒之急則庶乎仁濟百年恩徧萬姓而國
之元氣培根本固下吏亦且沐德而歌舞之無已
時也目擊時艱心懷過計為此仰祈仁慈裁奪蒙
院司道報以溫語權以無礙官銀抵補以待請蠲
民復其市如故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呈

說

西淮說

黃文蓮

唐邑舊號西淮或曰謂其在淮水之西也然則當
名淮西耳何以云西淮哉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
於沂泗東入於海禹時江淮不相通春秋吳伐齊
築邾城於廣陵東南掘深溝為邾邾江而江淮通
今之由洪澤湖東北出清口入黃河以入海唐人
運河歷寶應至江都縣入揚子江者皆其遺蹟也
也余嘗因公赴桐柏縣經平氏至河朔仰視大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淮水發於桐柏山而東南流至淮陰入海

補遺記

春來亭記

黃文蓮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四

歲在丁未得郊外無主基地相傳屬泌陽縣余構
屋屬唐爲迎春所爰爲文記之夫古者封國必以
犬牙相入之地爲其能相制也今之州縣宜各正
經界而已顧予以甲辰春宰泌陽是夏赴西北鄉
饒良鎮出城行三十餘里過一小河從者告予曰
此唐境也經少拜寺渡泚河六七里過石橋復告
予曰此又泌境矣越數里乃達饒良又嘗自饒良
北行八九里從者曰此界上也予問裕州界乎曰
否過此又爲唐境約二十里至郝家寨始與唐境
接是則猶仍犬牙之制而稽其道里上地猶唐
去唐頗遠心民錯襟易爲蒲逃藪此亦司一

遺址及來志嘗因公赴桐柏唐桐壤地
與泌等然其間旗表或十數里村落以
其相入處猶若指臂之聯屬未有近郊之地不
次顧乃不屬於此而屬於百里外之治者
立春在丙午十有二月十七日先期導迎勾芒神
同官各具儀仗至郊外肆筵設席架大爲棚圍以
布握制甚簡陋予觀其旁有破屋一所牆壁尙屹
然立簷楹樑無一存者余曰曷興修此爲迎春
所乎同官咸曰是泌陽地也余怪問之曰相傳爲
舊廟基神像湮沒四周皆唐地而基址獨屬泌陽
曩者宋公梅宰唐十三載近城祠廟無不修葺獨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巽

以此爲泌陽廟而遺之今君以泌陽宰而來唐天
其或者有待於君乎余曰興修之事我則任之然
其地其廟不載泌志亦無碑碣可考証若仍建廟
以屬之泌則所謂近郊之也不盈一畝不屬於
此而屬於百里外之治設有不令之民於此行暗
昧事徒滋兩邑推卸其可憂匪直逋逃已而可
其址涓吉鳩工構屋三楹以屬之唐顏曰春
重書其事於石他日條風轉律行東郊
彬彬焉將事於此庶知此亭之所以
建之屬於唐自予以泌隄令署



